

## 心中那条红丝带

□若荷

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”当情无以寄时，便有了双双登山结绳纪念的举止；亦或许，是心中怀了深情绵意，却无法化解终日拥挤于心的萦绕，便一个人果敢登上古老山巅，结下一束隐密的心愿，永表决心，但等秘密开花的一天。时值七夕，眼看银河灿烂了鹊桥，痴情中的男女，内心无论如何挣脱不了情感的牵绊，反串了古人的诗句：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绽放在那一时刻的便会是一根红丝带。不能告人也不愿告人的心，也只有寄托在它上面，“心思不能言，肠中百转结。”更何况寻常人家的爱情婚姻，不图今生来世的荣华富贵，只求得以对面相守的平静和谐。

这些美丽的红丝带，我在华山也见过，有的挂在树上，有的捆在铁锁上，除了华山，在许多地方我都看到过一些密密的红丝带缠在树上，也看到过许多铜锁、铁锁静静地拴在那里，春秋相易，日月寒霜，一些红丝带已经褪色、许多锁具也已生锈，望着它们，我在心里不由叩问，当前这些拴布锁的男女又在何方？心灵的寄托可以领会，但人的心能拴得住吗？

于是淡淡地，心里涌出莫名的感伤。

悬绳结心愿望，曾经我也有过，因而在品读这幅图片时，心中仍然能够感受结记者那一刻的心情，仿佛结下这丝带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的自己，并于心头生出一份凝重。只是生命往

复，岁月不再，随着心意的浅出，这种愿望才渐渐散了、淡了。然而，那份美好的往事却从此挽结封存起来。

记得在藏区，在那些大山的山口，那些用石片和石块码成的石垛垛，总是纠缠了很多的哈达，各色的都有。在内蒙古大草原的深处，也有当地人称做敖包的地方，那便是我们知道的《敖包相会》的所在，这些纠缠的祝福，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也便变得神圣起来，有了涵盖别样内容的蕴意。

但，那些红丝带不管在哪里结系，都只能当作当时的一种心情，风过云散，时光流转，风云莫测，远去的是心，不变的是人，曾经山盟海誓的情结，有多少经受了风雨的考验？无可厚非的是，那份褪色的惨淡与无奈，那有些苍凉的炽烈，在当初，是一种真情的寄托也罢，是一时的心血来潮、一次的山川见证也罢，总有一段我们不可知晓的事情悄悄存在，尽管无人倾述，无人知晓，却是怀了敢于与天地同在的真诚。

当爱来临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方向，今后的日子究竟要奔向何方？看过一部电视剧，女孩问：“我们要去哪儿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我们以后怎么办？”“不知道。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，去哪儿都一样。”于是他们去实践，实践当初的诺言。诺言里，海一样的蔚蓝。然而，当他们终于能够读出

生活的大部沧桑来，当他们心怀温柔的时刻，日渐经岁月刀痕的打磨，磨出那更加厚重的亲情时，他们的爱情早已在心里长出了岁月的沧桑。

“多少年后，他依然爱我，我依然爱她，爱我们相恋的日子，爱我们以后的朝朝夕夕，将每一天每一秒尽化在每天要做的繁琐家事里。”这是人生最后的总结。这时我们才知道，时光悠悠，我们走不出沧桑的隧道，但我们走得进生命的另一番天地。

这时的我们才知道，只有彼此尊重，相互敬让，用心经营，美丽和谐，才能握住婚姻的永恒。拴布锁，是一心之举，一念所为，而时光流转，世事易变，人心也是难拴的。唯有爱，才是留住拴住爱的“红丝带”。

飘动的红丝带，炽红如火，丝丝缕缕，不绝于风中。多少年后的今天，它们在我们的眼里已成了一种风景，有些炽烈，有些苍凉，有些无奈……它们，只能是一种心情，一份祈求，它可否换得一份永远的感情？曾经一起在那棵许愿树下绑下红丝带，看着它们猎猎随风飘扬，时光飞逝，红丝带再没昨天的炫目，留下的只是风蚀过后的残余，这便是我们心中不能消解的悲哀。

听一位朋友说，许多年前，她曾有过同样的一把锁牢牢地锁在某座山上，只不过，她没有将刻着一家三口名字的锁锁在阑干之上，而是将它丢在山谷底了，那上面，就牢牢地系着一条红丝带。不管是哪种形式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红丝带，希望我们如看见当初的真诚和虔诚，日转星移，我们祝愿那些结下红丝带的人们，依然相爱，一如从前……

## 落叶飘零的舞蹈

□鲍安顺

江南初冬的树叶从树上飘落下来，在风中打旋，在阳光下舞蹈，在我的目光中蝴蝶一般轻盈纷飞。

窗前伫望，那些落叶似曾相识，优雅飘落的姿态从容悠然，像一阵轻风吹落尘埃，也像雨打芭蕉的感觉优美而神伤，它勾起我心头的一丝冲动，牵扯我思想的一缕惆怅，搅动我内心无以言喻的思虑和渴望。在我的感觉中，它是寂寞舞蹈着的无数精灵，划过我眉头眺望的思绪，也在我的心中放飞悄然飘零的梦幻与喜悦。

初冬的落叶，它告别苍翠的容颜，忘却葱郁的生机，丢失翠绿的神采，它们在纷纷飘落山岚前，汇成浩繁的绚烂与丰富的色彩——火红的枫叶焕发惨烈燃烧的新生诗意，金黄的银杏唤起炫目耀眼的生命热情，绚丽的黄栌唤醒山色丰富的天地神采……它们纷纷飘落溪涧，随溪流随波逐流，只岸边蚂蚁爬上一片落叶，像乘着一只汪洋里的摇晃扁舟，在追赶日夜兼程的山光气象，蚂蚁们的渴望是有方向的，它似乎与落叶的命运共同呼吸，与我们人类的宿命遥相呼应。

落叶飘落满院金黄，有人将它们扫成堆，然后点火焚烧。我看着流泪了，在我的目光中它是空中飞落的精灵，它是翩翩起舞后安然入眠的蝴蝶，它是婀娜多姿又令人着迷的星光舞者。我突然想起诗人们对落花的描写，比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成泥土更护花”，比如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。落叶与落花更为不同，它从更高处飘落，伴着寒意笼罩的时光，走向泥土的怀抱时，没有落花的生命炫耀，也没有落花的怜香惜玉，它是落叶对根的情谊，朴素寻常，大爱无声。

落叶飘过我的视线，它们孤独地打着旋儿，缓缓而生动地坠落。它们乘着风儿，赶着雨天，有时也飞翔在阳光下摇曳的风情中。它们是枇杷树叶，仿佛宽大的手掌一片一片地飘落；它们是梧桐树叶，隐约温暖的布匹一叶一叶凋零；它们是枫杨树叶，宛若缤纷的钱贝一点一点地纷飞……落叶在一股萧杀之气中横扫一空，它在夕阳霞光里燃烧凄凉，点亮趣味横生的天地渴望——它像天边飞鹭，在哀鸣、凄异和长叹之后，变得深邃而空灵；它在若无其事的飘落之际，拥有深藏的痛苦与回归的坦然。它们优雅地投入大地的怀抱，在我的灵魂中咔嚓啪啪作响，敲碎失落的思绪，撕裂繁华的梦幻，丢掉忧怨的往事，在倏忽即逝的瞬间让我领悟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步伐，那是一种理解，也是一种铭记，更是一种承受。

记得三十多年前，我亲眼看着父亲像一片落叶一样盎然长逝。老人临终前平静地说，人像树叶一样，落叶也要归根，丢掉了所有的负担，一切也就轻松了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大文豪苏轼在经受长期病魔之后，临终前他很坦然地说，人只有脱离了身体这个空空的臭皮囊才真正解脱了，一切也就无所谓了，一切也就变得安然而平静。

是呀！一片树叶飘零的过程正像故去之人一样，带走了曾经的希望和光华，没有了忧怨、恐惧和遗憾，生命的回归在绿叶葱郁之后的肃然安静，也在生命超越之中的欣然舞蹈。

## 秋之素美

□夏学军

一黛远山，一池清波，一横孤笛，几点白帆，几只鸥鹭，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山水尽含烟，沉寂清幽。

这样的美景，是初秋的样子，秋意淡淡的，它藏在夏天的背后，缓缓地来了。路边不知名的小花，展露轻盈的身姿，素昂昂地开放着，田野里却是黄绿相间的颜色，踏着秋风微凉的惬意，体味王维“人闲桂花落，月静春山空”的禅意。人生难得有“闲”，心，一闲就雅，一雅就清。

一场秋雨，洗去夏日的暑气，有独钓江边水的渔翁，在那倦秋的黄昏，必定是心如云水一般逸，才有了那份超然物外的仙心之气。因为爱着这初秋，喜欢上了一个词：秋水伊人！《诗·秦风·蒹葭》有曰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；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在我心里，伊人，该是三十岁以上的女子，兼具秋的风情与风韵，多姿而不浮夸，红尘中刹那的际遇深深镌刻在心底，低吟浅唱里暗度心中静水流深的爱。

秋思缠绵，秋情缱绻，一卷经一本书品味着，一杯清酒一盏香茶惬意着，一眼深情一世相守，世俗的烟火，氤氲了眉目。平淡的岁月，流淌着世间最浪漫的真情，年迈之际，翻动回忆里无尽的温暖时光，长满青苔的心，瞬间有了花下的喜悦。

在初秋这样的美景里，最适合谈一场恋爱，微凉的天气里，心情与心事，仿佛都有了清淡之姿，没有了凡俗的欲望。一瞬间的际遇，一瞬间的回眸，一瞬间的心动，仅仅是这一瞬间，便再也不舍放开彼此的手，纵然尺素流年，沧海变桑田，怀着那份执着，坚守着初心，只想，把烟火人生守候成最美的风景。

爱情，走到秋季才最美，没有撩人的气息，没有浮躁的功利，微醺迷人的情愫蔓延周身，依偎着看尽人间秋色浓。

秋，还是适合饮酒的季节，一杯陈年老桂花，香醇而不浓烈，潮湿了整个夏天的心，在“又是一年秋意凉”中深情摇曳。

喜欢在文字里畅游，深谙自然是最空灵的画卷，它能净化蒙尘的灵魂，这初秋色调，比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点不逊色，浓妆艳抹也不见一丝俗气，如法国画家柯罗笔下的女人体，虽不着一丝，却有一种无邪的崇高，圣洁的笔意。

初秋是诗意的，此刻，碧云天，风微横，最喜一弯明月斜挂树梢，看镜湖映衬如风的心情，自在水云间。

## 铜官山上风景异

□王征社

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”。重阳节期间，我们一家人走了两万多步，爬了一趟铜官山。

我们一路走一路看，惟见盘山公路曲曲折折，且又不失大气开阔，路边奇花异草，竞相争奇斗艳，樟树、法国梧桐等树木一路陪伴。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铜官山铜矿采矿遗址，与新建厂房并列而立，让沧桑历史与现代文明定格在同一时空。公路尽头，登山云梯前，一座“大铜官山公园简介”，配有中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及图片，把大铜官山公园的前世今生介绍得清清楚楚，颇有点风景名胜区的模样。

登山云梯设置颇有人情味，一陡一缓，游客自由掌握。我们一家人选择了爬陡坡，但见陡坡两边树荫浓密，树藤相缠，什么孝竹、桂竹、香樟以及数不胜数的野生花草，遮住了两侧视线。我们一路走走看看，一路回望山下，只见远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居民楼排列有序；螺狮山、大青山、天山、马山都在脚下，群星捧月般环列四周。

登上半山的凉亭，我们在此休息了一会，凉亭呈长方形，古色古香，四周围栏，秋风乍起，枯叶钻入凉亭，随风起舞，颇有“阶前梧叶已秋声”的况味。纵目远眺，一座经过千百次人工开采的光秃秃的圆形小山呈现在眼前，再仔细端详，就会发现，这座光秃秃的圆形小山上，如今已披上一层浅浅的绿装。

## 胡杨林前的遐思

□吕达余

站在这片胡杨林前，四野是一派无垠的苍茫。干旱使灰黄的沙地上，处处有一种薄脆的板结，脚踩在上面有塌陷的沙声声。说林子似乎有些名不符实了，在布满星星草丛的沙原上，时有活着或死去的胡杨树出现。活着的胡杨自不必说，虬曲苍劲的高大枝干上，秋风已使叶子染上红色，用手机或相机拍下来，有一种油画般的美感。已经死去的胡杨树，有的死而不倒，仍呈现着各种挺拔的姿态。已经倒下去的树干，在地面纵横交错，相互枕藉勾连。

其实，我很早就知道胡杨，这戈壁沙漠中的奇树，但这次是真切的初见。几年前，曾买过一本《中国胡杨》摄影集，在摄影家们的镜头里，在各种光影的作用下，胡杨，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，是站立的还倒下的，都呈现一种壮美。我知道，这是艺术的魅力。人们所以对胡杨感兴趣，因它是一种奇特的树种，在自然界的植物中，它的生命力最强，号称“生而不死1000年，死而不倒1000年，倒而不朽1000年”。

胡杨是一亿三千万年前遗留的树种，而且全世界90%的胡杨在中国，中国90%的胡杨在新疆。胡杨一般树高10至30米左右，高大粗壮可谓树中的伟丈夫。大西北地区的各族生民，几千年来都需要它维持生存与繁衍。胡杨树腐殖土是上好的肥料，枝条则是日常生活的燃料，胡杨木则可垒筑房屋和羊圈，制作各种生活用品如面盆、板凳、桌子和床等等。由于胡杨生于戈壁沙漠，为获取生存所需的水份，它的根系十分发达，一颗经年的胡杨，其根系可深入地下100多米。不仅如此，胡杨根系分蘖力极强，在一颗大树周围，可以萌发很多不同树龄的植株。

就在眼下，你可以看到，很大的一个沙丘上，冒出一小丛胡杨绿枝。要知道，其实全部的沙丘里都密布胡杨的根系，如果刨

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登上铜官山顶，四面眺望，心旷神怡，让人顿生一种“江南秋来风景异”的感慨。往北看，整个铜陵市尽收眼底，山水湖城，融为一体，城在山中，山在城外，绿在城中，城在湖畔，高低错落，山环水绕，各种建筑物构成一道道美丽的图画。往东看，青山隐隐水迢迢，远方矿山的巨大建筑物隐约可见，通讯与输电铁塔一个挨着一个。往南看，就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心中的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的徽州府，只见起伏的远山层层叠叠呈波浪状，越往南绿意越浓，秋意越淡；近处，田间地头呈金黄色，预示着收获季节的到来，远处，山脚下，白墙黑瓦的徽派村庄赏心悦目、错落有致，好一幅“皖南山居图”。

往西看，夕阳渐下，山色有无中，一层薄雾笼罩着江面，千里澄江似练，大江以北，沃野千里，平林漠漠烟如织。江中帆影点点，江滨树木葱茏，秋水连天长，长日落日圆。

上山容易下山难。也许是很少爬山，下山时，感觉体力明显不支，因此我们选择从缓坡下山，走到一半时，只见西北方向一座山梁横在眼前，满山枫叶，一层层尽染，亭亭秋色，正一年好景。我们一家人停下来静静地欣赏，开心地拍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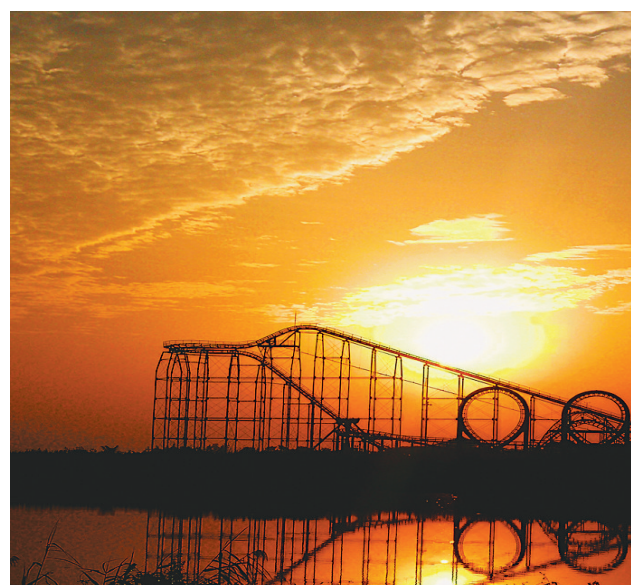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常说：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平生第一次登上铜官山，我的体会是：铜官山上风景异，消得浮生半日闲。

开它，那些盘根错节的根系，会让你十分震撼。为了生存，这些根在扭曲中顽强生长，一部分干枯了，一部分又冲出来，就像战场上的战士。大风把沙丘堆多高，它的根就伸展多高。一片胡杨林的矗立，是一个庞大的地下世界，在深与广的两个维度，努力地进行强力支撑。地面的胡杨林是高大伟岸的，地下的根系则更为绵密而壮观。可惜的是，这部分我们往往不易看见。

想起我们常见的速生树种，几十年或十几年就可以成材。常年温风细雨的环境，适宜的温度、雨量 and 阳光，使它们能够快速地生长。但这些树种的质地，往往比较松软或脆，烧火不旺，也不耐斧凿。而且在生长过程中，遇大雪则易伏，触地时久则易朽。在这一点上，与胡杨树形成巨大反差。在戈壁沙漠的恶劣环境中，胡杨的根系拼命向地层深处扎入，向四周努力衍生扩展，少量的水分就这样一点一滴滴给树干和枝叶，其树干的生长必定是缓慢而坚韧的，质地的累积也是密实的，这一过程最长是1000年。1000年的风沙狂吹，炼就了它的铜干铁枝，狂风吹不倒它，沙砾掩埋不了它，干旱也渴不死它，耐程度的高温与严寒。这需要它的庞大根系的支撑，需要经年累月反复的轮辐锻打。

我抚摸一株已经死去的胡杨，用手指抠一抠树干，你休想在上面留一点痕迹，就是用钝器敲打它，也不会破损它的分毫。而且，现在，距离它的倒下和腐朽，还有一两千年的存在呢。在这片胡杨林呆得久了，同来的摄友们呼唤着回去。我对着一颗生长茂盛胡杨，给它正面拍了一张标准照。再见了，胡杨林！我给你拍的照片，是非常写真的，算不上什么艺术品。但我会将你的壮美雄姿，悬挂在家里的墙壁上，时时观摩你的身影，纪念你我的这一段奇遇，及给予我的某种人生启迪。

## 铜官山



城市音符



谢成龙 摄